

陕西四才女

杨小敏



梦回时节

杨小敏



陕西旅游出版社

247.5
262

梦回时节

杨小敏 / 著

ABZ 247.5
262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策 划:王巨川 张小平

责任编辑:王 成

版式设计:默 石

责任监制:刘青海

梦 回 时 节

杨小敏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 7226 工厂印刷

陕西华文高科技发展公司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0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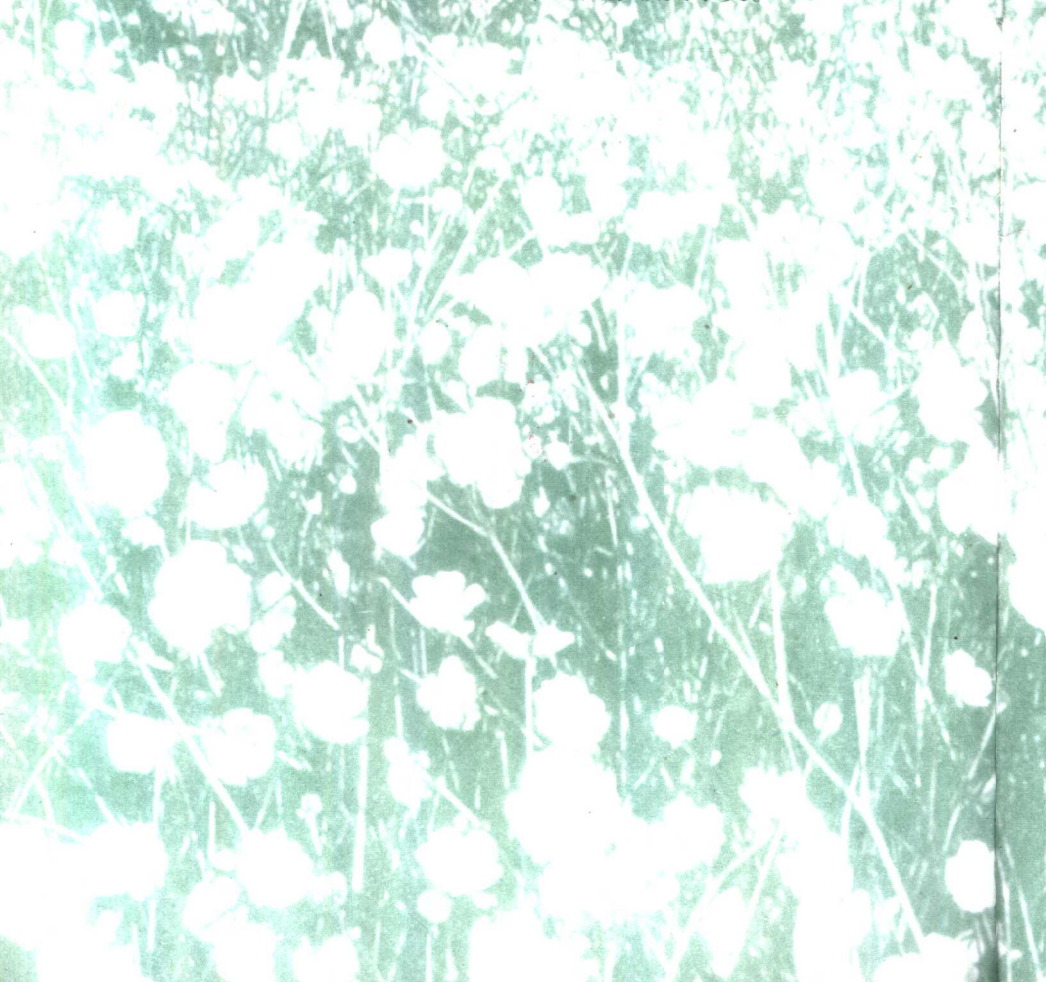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

ISBN 7-5418-1615-9/1·437

定价:20.00 元

作者简介：

杨小敏，女，1953年生，生长在陕西，湖北钟祥人。1969年入伍，军旅生涯养成她遵时守信、正直坦荡的好品质。转业后长期供职于文学杂志社，业余时间坚持笔耕不辍。近年来发表中篇小说、电视剧本多部，短篇小说、散文及诗歌多篇，共约一百余万字。出版有小说集《远离爱情》、诗集《哭泣的红莲》等。作品曾多次荣获省市及国家级文学奖。



第一章

开张大吉

人生精彩、复杂的戏剧往往发生在普通人中间。本书中的普通人生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北方的古城西安。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好像是许多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波浪滔天的大河，另是一番开阔、喧腾的气象。不管怎么评价，反正老百姓觉得，一年和一年的感觉都不同。那时候好像变戏法似的，城市里每天都有新竣工的豪华大楼，有新挂起的牌子，新批办的公司，新开张剪彩的商店。甭管这些公司、店铺究竟能存在多长时间，也许长则几年、短则几个月就会又摘下牌子、改换门庭——骑车上班的人隔不久就要遇到这种疑惑：咦，我是不是走错路了？这儿墩的不是个卡拉 OK 厅吗，怎么又改粤菜馆啦？——先甭管那些，反正开张剪彩时的那份热闹是不能含糊的。那会儿全国一阵风似地时兴送花篮贺喜，请乐队助兴，还时兴找些模特儿不像模特儿、迎宾女不像迎宾女的小姐们来作些歌舞不像歌舞、猫步不像猫步的表演以烘托气氛和吸引路人的目光。这不，眼下这常见的一幕又在一处商业区上演了。

街区上，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地上已炸出一地红纸屑，还有人挑着几千响的挂鞭扬向空中。一家门面装潢富丽而俗气的酒吧——“金粉酒吧”门前，摆着两列大花篮。

十几个粉面红唇、身着时装的小姐正随着音乐在门前的空场上作即兴表演，围观的人很多。

谢淑芬和小弟谢成在人群中张罗着，忙着迎接前来恭贺的客人，不时有人抬着大花篮前来。谢淑芬说了句什么，谢成听了，不禁心里一沉，边支应客人边扭头问：“怎么，姐，你说姐夫他不能来剪彩？”

谢淑芬深感歉疚地说：“太不巧了，今上午刚好有个要紧的会，他赶去开会了。”

谢成一皱眉，嘬嘬牙花子：“我就防着这手呢……还好，幸亏我有第二手准备，那就请我们街道办事处李主任剪彩吧……你看，他来了！”说着，一边大声寒暄，一边满脸笑容地跳下台阶，奔向正走过来的李主任。谢淑芬也跟了过去。

李主任握住谢成的手直摇晃：“谢成，恭喜恭喜，开张大吉啊！”

“同喜，同喜，李主任，就等着您来剪彩呢！小店能开张，你可帮了大忙了。”谢成满脸喜色。

李主任看到一旁含笑的谢淑芬，猜到几分：“这位就是？……”

谢成忙说：“啊，忘了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姐，姜书记的爱人。这是街道办李主任。”

谢淑芬说：“李主任，以后谢成的小店还要请你多多关照啊！”

李主任摆摆手：“没说的，没说的，都是自家人。不过，谢成，让我剪彩不合适吧？姜书记……？”

谢成随机应变：“本来请的就是您。我姐夫他事多，来不来还不一定呢。这是您扶持的成果，您不剪彩谁剪彩？”

李主任略略沉吟，一笑：“好吧，我捧场捧到底。”

谢成又说：“今晚上我在小店略备薄酒，答谢各方。我姐夫肯定要来，您一定也要大驾光临啊！”

李主任连连点头：“一定，一定……”

两人走向场地中央，礼仪小姐端来结花红绸和剪刀。谢成拿着一支麦克风，大声宣布：“女士们、先生们、各界朋友们，今天是小店开业的日子，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借四方朋友的帮忙，我们‘金粉酒吧’诞生了。本店将本着为朋友们竭诚服务的宗旨，要让大家舒适在‘金粉’，享受在‘金粉’，快乐在‘金粉’！……自开张之日起，十日之内七折优惠，欢迎各界朋友批评指导，踊跃光临！……好，下面，请办事处李主任为我们剪彩！”

小姐将托盘端近，李主任笑吟吟地拿起剪刀，将红绸一剪两段。谢成立刻夸张地带头鼓起掌来。音乐声大作，小姐们又扭动起舞步。

乐声清晰地传进马路对面一个豪华大商场内，引得许多人驻步，侧耳倾听，还有不少人跑到窗户边和门口朝外张望。听到音乐声，徐丽云也站住脚，愣了一下。当时她正和港商陈明德在柜台之间优雅闲适地走着，目光浏览着两旁柜台上的东西。

徐丽云喜欢在逛商店时有人陪伴，而且最好是个男人。自从丈夫郭子健四年前远去美国，半年前协议离婚，她就越来越害怕孤独和寂寞。毕竟是三十岁刚出头又风姿绰约的少妇，离异在她心上划下了深深的一道伤口。现在她很怕独处——那就会想起与郭子健在一起的那些甜蜜和伤心，她受不了。她后悔在郭子健身上用情太重、寄望太深，后悔

早早地辞去了中心医院护士的工作，甘当“留守女士”，落得现在只有一个五岁的女儿莎莎陪伴。莎莎太小，什么都不能对她说，说了也听不懂，她理解也不能慰藉徐丽云内心的孤寂和创伤。莎莎只能让她烦，只能让她想起自己失败的婚姻和创伤。

她也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下认识了陈明德，反正这个男人对她挺殷勤，而且是个货真价实的港商，也不让人十分讨厌，这就够了。如今是个交际时代，男女交往尽可以大方洒脱。能有人经常陪着吃饭、娱乐、逛商场，不也是一件挺得意、挺快乐的事吗？徐丽云不愿意想得太多，她自信能把握住自己，也能驾驭住陈明德。

两人不管门外的乐声，又继续在商场内漫游。

陈明德兴致勃勃地说：“中午咱们去吃日本料理，怎么样？”

徐丽云却神情淡淡：“算了吧，那日本料理有什么吃头？小碟子小碗，不咸不淡的。等会儿买完东西，咱们就各走各的路。”

陈明德着急了：“别，别，要不咱们去北大街新开的一家‘大自然’餐馆，那儿专做野菜和粗杂粮什么的，咱们去尝尝？”

徐丽云一耸鼻子：“怎么，请我吃忆苦饭啊？我又不是没吃过苦的人。从小跟着老爹到处修铁路，什么苦没见过？咳，说你也不懂，说出来只能吓你一跳。”

陈明德说：“我说你才不懂，现在吃这些粗粮野菜才最时兴，风靡全球，这才叫领导时代新潮流。你以为那‘大自然’的菜价便宜呀？”

徐丽云显出不耐烦的神情：“怎么总是吃呀吃的，我今天对吃没兴趣！”说完，加快步子向前走去。

陈明德一愣，连忙紧追上去。

徐丽云和陈明德走到服装自选架前，四周是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服装。徐丽云拿起一套高档丝质春秋套裙在身上比量，问陈明德：“这一套咋样？”她是想缓和刚才的气氛，别太不给陈明德面子了。

陈明德赶忙说：“你穿什么都漂亮，身架好……”

徐丽云又不耐烦了：“得了，问你跟没问一样。”

营业员在一边竭力促销：“这套衣服你穿最合适。你人漂亮，有气质，正配这高档东西。你看看这标价，两千四，不是正经东西敢要这个价？这是全市独家经营，你到别处还真找不到这样的……”

陈明德越发起劲：“买下吧，丽云，这颜色，这款式，你穿真的很好看。”

徐丽云却把衣服挂回架子上：“算了吧，我又没发横财，买这么贵的衣服。”

“不用你出钱呀，我给你买。”陈明德边说边掏出信用卡。

徐丽云斜睨了他一眼，早已迈步向一边走去：“知道你有钱，也用不着在这儿显摆啊。”

陈明德连忙追过去：“哎，哎，丽云……”

陈明德跟在徐丽云身后边走边说：“丽云，你看你又不高兴了，我没别的意思，那衣服你穿着真的很好看。我是想成全那衣服，要叫个不配的女人买走穿上，就糟蹋它了。”

徐丽云被说得忍不住笑了：“八哥嘴，拐着弯奉承人。

你要是在官场混，准是个拍马溜须的。”

“哼，官场，请我都不去。”陈明德鄙夷地一哼鼻子，“别看一个个走出来人模狗样，腰包里说不定就是瘪的。”

徐丽云一撇嘴：“你就知道个钱。”

“谁说的，别以为我们都是金钱动物，我们也懂感情啊。”陈明德不爱听这句话。

徐丽云不吭声了，心里却颇不以为然：哼，哄谁呀。她见得多了，有钱人有几个在意感情的？他们也不懂哇。有钱就有了一切，而感情是个常赔不赚的累赘物，精明的生意人才不屑把这玩意儿背在身上呢，累得慌。可怕的是，这种心理如今像传染病一样在人群里流行开来，不是生意人的也学会了这一套，大家都只想活得轻松点，谈感情的人倒显得很过时、很老套了。不谈感情，如今这是男女游戏中第一的、也是根本的规则，不懂你就别玩。可陈明德还在这儿假门假式、装模作样，只让她感到虚假和可笑，还有厌烦。不知怎地，今天她总感到烦，看什么都不对，这下子那烦劲儿更膨胀了。徐丽云不管有多少毛病，可没有虚伪这一样，所以，一切的人、事、话，只要让她嗅出虚伪的气味，就会立刻感到恶心、不舒服。这会儿她一下子没了逛商场的兴趣，径直朝门口走去。

陈明德还跟在旁边叨叨：“……丽云，我觉得你对我们这种人有偏见，至少是对我的认识不正确……噢，你怎么要走，不逛了？”

徐丽云头也不回地走向大门：“我累了，得回家歇着去了。谢谢你的陪伴。”边说，快步走出了商场。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商场，忽然街上一阵嘈杂，行人纷纷

涌到路边，朝街道上张望。传来一阵西洋鼓乐声。徐丽云本想管他什么事都不理睬，可人群纷乱着，走不通，她只好也跟过去。

马路上，奏着鼓号的小型乐队在前开路，后面紧跟四个抬着花篮的礼仪先生，再后面，是一队身着时装、肩披上缀“金粉酒吧开业大吉”字样大红绶带的模特小姐，个个苗条靓丽，扭动腰肢，走着演练步伐，缓慢行进。谢成在一旁跑前跑后地张罗忙活着。原来，剪彩结束了，谢淑芬已经提前离开。这是在进行行进表演。

观看的人群扬着各式各样表情的脸。其中一个穿戴不坏，头梳马尾辫，但一眼仍能看出是农村人的年轻姑娘陶娜从人群后挤上来，伸颈探头，兴致盎然地向马路上张望。这姑娘十七八岁模样，体貌健康、开朗，看不出多少乡下人的胆怯和拘谨，倒有一种大胆和生气勃勃。如今农村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许多变化，老实、木讷、胆小，甚至质朴、诚恳，这些六七十年代用来形容农村人的词儿都正在渐渐过时。

徐丽云没注意陶娜，倒是陶娜，对这个年轻美貌、装扮入时，身边还陪着个大款模样男人的城市少妇禁不住用好奇的眼光多看了两眼。徐丽云没兴趣再去看下去，这种俗气、浅薄的玩意儿让她起腻，中国人也太没见过世面了。她不理睬停在一边的陈明德的白色奥迪车，伸手拦了一辆出租，没等陈明德反应过来就已钻进了车内，车子一溜烟儿地开走了。

陈明德有些气恼，失落地站在街边发愣。

谢淑芬没参加完弟弟谢成的开张典礼，她提前回家，去给女儿小丽做午饭。小丽十四岁了，刚上初中二年级，每天三顿饭都得当妈的操持，丈夫姜新华新提了这个区的区委副书记，每天忙得天不亮就走，夜里回来也没有准时间，家里事儿一点帮不上忙。好在谢淑芬当营业员的商店离家不远，就几步路，店里知道她的情况，也挺照顾。

这是一个正努力追赶潮流，但摆设有几分不伦不类的家庭，屋内整洁、漂亮，却似乎缺乏一点舒适、温馨的家庭气氛。谢淑芬给姜新华打完电话，正放话筒，听到门铃响，走过去问：“谁呀？”

“姐，是我。”谢成在门外说。

谢淑芬打开门，谢成满面笑容，一手提着一堆五颜六色的礼品盒，一手拎只摩托头盔走进来。他把礼品放到茶几上，打量一下屋内：“姐夫没回来？小丽呢？还没放学？”

“以后别老往这儿拿东西了，你那边刚开张，能有多少钱？”谢淑芬说。

谢成说：“那也不缺这点钱。再说，庆贺姐夫荣升区委书记，这点心意我总要表示。我也算姐夫的臣民，以后我的小店还要姐夫多关照呢。”

谢淑芬说：“自家人不用说这些话。”她话题一转，“哎，店刚开张，搞搞打折优惠，再在报纸上发点广告。先把顾客拉过来，把牌子亮出来。”

“这我已经想到了，就是这么办的。”谢成仰身靠到沙发上，“不过，这回装修房子，办执照，打点工商、税务、街道方面，花了不少钱，以后还得想法快点赚回来。”

听到说这话，谢淑芬脸上又露出几分歉意：“上回你姐

夫不肯帮你疏通税务方面的事,你看在我面子上,不要跟他计较。”

谢成说:“我知道。一家人这么多年了,还能不知道他的脾性?他不帮也对,那不正是他要上区委书记的关键时候吗?当然还是这事儿重要。你放心,我没放心上。后来,不是你找一个老同学说了话,也顶用,少交了三千……哎,对了,姐夫上午没赶上剪彩,晚上摆席庆贺的事你给他说了没有?”

“还没呢,刚才我给他打过电话,让他中午回来一下,就是说这事。”

谢成有点疑虑:“你估计……这事儿他不会不同意吧?”

谢淑芬说:“他再别扭,也不会连个好歹也分不出吧。钱是你掏,请来的又是亲朋好友。自家人,给他庆贺庆贺,是和大家的一片心意,他还能不通这个人情?”

“他们官场不是忌讳多嘛。”谢成笑了。

“这我也想到了,咱们又不大搞,就在我‘金粉’摆两桌,纯粹是便宴,谁家一年到头还不这样吃几次?提了官,不声不响地,总得给亲朋好友打声招呼吧,过去披红戴花放鞭炮,现在不时兴了,自家人在一起喝杯高兴酒总是可以的吧?”

谢成一拍大腿:“对,你就这么跟他说。姐夫能来,那也是给我们小店赏面子了。”边说站了起来。

谢淑芬说:“别这么说,如今官也不值钱了,还是有钱的为老大……你急着要走?就在这儿吃午饭呗。”

谢成看看表:“我还有件事要办。刚开张,事多,我不呆了。等会儿姐夫回来你跟他说,记住时间,晚上七点,该通

知的人你也帮着通知通知，我把一切准备好，等你们。”说着向门边走去。

“行，我跟他说。”谢淑芬送到门边，“那你走吧，路上小心，骑摩托别那么快！”

“知道了。”谢成回头摆摆手，下楼而去。

谢淑芬进屋，回身关上门。不知怎地，屋里一空，谢淑芬心里忽然感到一阵明显的空虚和疲累。这个家她太熟悉了，打量着屋里司空见惯的一切，她心情渐渐黯淡起来。她有一个感觉，最近这两三年来，丈夫姜新华对自己，对这个家似乎是越来越冷淡，这让她感到担忧和烦恼，可具体也说不上什么，没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儿，她就是有这感觉，真实、清晰得就像现在看到自己的两只手一样。她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会错，虽然常常只好用“他太忙”之类的话来宽解和麻木自己。

谢淑芬不愿再想下去，进到小屋，收拾小丽的住处。给她叠被，拣起乱撂的衣服、拖鞋。忽然听到楼下摩托车声，她愣了一下，探头朝窗外望，只见一个相貌英俊的男孩用摩托带着小丽逶迤而来，停到楼前，小丽跳下车，拢了拢头发：“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以后我天天送你。”男孩一笑。

小丽又说：“进家坐会儿吧？”

男孩说：“不用了，我也得赶紧回家吃饭，以后吧。”

“那好，再见！”小丽挥了挥手，转身朝楼内走来。谢淑芬在窗口一直看着，这时走出小丽的卧室。

门铃响，谢淑芬过去打开门，小丽蹦跳着进来，学着日本式鞠躬：“我回来啦！”

谢淑芬说：“看见了，这么大个活人，我眼又不瞎，还用说吗？”

“你知道什么呀，这是一种礼貌。”小丽对妈妈的孤陋寡闻有些不满，“咱们中国人这方面就比不上人家，进门不打招呼，有的连门也不敲，推门就进，跟进他自己家一样。人家日本人进自己家也要说‘我回来啦！’”说着又半鞠躬。

谢淑芬被她逗笑了：“行了，就你花样多。快洗洗手，米饭我已经焖上了，你拿饭盒去门口营业食堂打两个菜，等会儿你爸也回来。”

小丽惊喜地睁大眼：“我爸今中午回来？他中午不是都在单位吗？”

“大人的事不要多问，管好你的学习就行了，快去拿饭盒吧，钱在这儿。”谢淑芬从夹子里掏出钱，放在桌上。

小丽答应着从厨房里提出饭盒，拿了钱，向门边走去。

谢淑芬跟在后面，她说话有些迟疑：“……小丽，刚才……那送你回来的男孩子是谁呀？”

小丽一愣：“谁？噢，你是说彭涛？那我们班同学。”

“他，他怎么……他学习好吗？”谢淑芬的问话有些不着边际。

小丽说：“一般，中上等吧。”

谢淑芬有些不大高兴：“噢，是这样……”

小丽感到奇怪：“怎么了？妈，你问这干什么？”

“没什么？嗯，快去快回啊。”

小丽答应一声，出门而去。

谢淑芬摆好了饭桌，坐在沙发上拆一件旧毛衣，忽然听到门响，抬头见丈夫姜新华正推门进屋来。她脸上露出几

分高兴：“回来了？”

姜新华却淡淡地答应，提着提包径直走向小书房。这位区委副书记不到四十岁，看上去很精神，还有几分英俊，但神情却有些沉郁。

小书房布局简单，却很洁雅，与外面客厅明显不同。一幅垂地素花大布帘后，半遮掩着一张单人床。

姜新华把提包放在写字台上，走出门，准备到卫生间去洗脸，边走边说：“我下午还有个重要会议，你急着叫我回来，不是说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什么事儿？”

谢淑芬忽然一眼看见姜新华身上的穿着，立刻感到不悦：“说了几遍，叫你不要再穿这件衬衫，这颜色、式样早过时了，家里也不是没有新的，谢成都送过你好几件。偏不听，没见过像你这么犟的。”

姜新华不禁皱起眉：“你叫我回来，就是说这个？”

“这个怎么啦？你现在是新提拔的副书记了，在外面总该注意点自己的形象。寒酸贫气，你不怕丢人，我还怕别人说我不会理家呢。”谢淑芬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一见姜新华就有这么多不满想发泄，可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事后想想，又有些后悔，可事情来了她却控制不住自己。

姜新华不再搭话。显然，他已经淡漠了这种小摩擦，只顾洗完脸，又走向自己的小书房去。这举动更加勾起谢淑芬的无名火，脸一沉，转身一屁股坐到客厅沙发上，“嗤啦嗤啦”拆旧毛衣，也一声不吭。

姜新华有几分疲累地坐到写字台前，点起一支烟。

“到底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停了一会儿，他又问。

谢淑芬冷冷地拉长声：“你在外面，不是总说要懂得尊重人、爱护人吗？回到自己家，跟妻子说话，隔着屋子，连人也不瞧，你就是这么尊重人爱护人吗？”

姜新华愣了一下，把烟在烟灰缸里揷灭，起身走到客厅里，无奈地说：“又挑刺儿，你也可以到小书房里来嘛。”

“那是你的圣地，我敢进去？在家庭里偏要辟出一块领地过单身汉生活，谁知道你什么意思！”谢淑芬语气里带着讥讽。

姜新华有些不大耐烦了：“不是给你说过了吗？我有时候失眠，两人在一块儿睡不好……”

谢淑芬感到羞恼：“别以为我是想……我是怕有人来家里，看见了不好解释，干嘛在书房里单独支张床？以为我们分居了呢，传出去对这个家脸上无光，对你这个区委副书记，恐怕也没有什么好处。”

姜新华愣了一下，想了想，点点头：“你这提醒也对，这样吧，给我找把锁，以后出门的时候，把这门锁上。”谢淑芬没想到姜新华说出的竟是这办法，更加不满，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姜新华岔开话题：“小丽呢？还没回来？……我去做饭吧。”边说准备往厨房走。

谢淑芬一扭脸儿：“米饭我已经焖上了，小丽到门口营业食堂打菜去了。叫你回来，是给你说一声，谢成和一些亲朋好友想为你的提升庆贺庆贺，今晚七点在谢成刚开张的金粉酒吧里摆两桌，请你去赏光。”

姜新华露出不快的神色：“搞这些干什么？俗气！”

谢淑芬再也忍不住，叫起来：“噢，我们俗气，就你高雅。